閑閑老人滏水文集 附遺補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

附補遺

(三)

趙秉文著

閑閑老人滫水文集卷十三

記

適安堂記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列于行伍。足不跡于是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與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歌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册。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子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此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行。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塗。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

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如水外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激之斯爲波瀦之斯爲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之東海而準推而放之南西北海而準故君子取乎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龕諸石客爲誰滏陽趙某也

寓樂亭記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太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蘇門奠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十門開其腹恆山枕其股注以潢漳壅以滹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異秀有平原之遺風廉蘭之英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甯晉實趙郡之附庸而吾眞定王君敬之棲棘于此越明年政成乃卽城以爲亭因隍以爲池引淡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爲士民游觀之地吾友邑令吳徽公妙亭佯來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于山漁者樂于水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川此智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爲仁者靜乎抑爲智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于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困沙邱也北走恆山則簡子之所得寶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接冀部則光武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盡化爲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跡但見孤城斷址煙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沈酣于醉夢之場而

馳騖于功名之會至于芒然疲溘然盡其亦知有不疲不盡者乎雖然物與我相與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既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磁州石橋記

北趨南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晉之郊東馳海岱之會磁爲一要衝滏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于漳方夏秋霖潦砅崖而下漳水洶怒則激流而上濱于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吞長堤滅兩涘平時有梁而輿有舟而方歲刓時復波蕩水潏居者病繹騷行者難滯留我唯識覺公和尙戚之乃代木以石易脆以堅踊淩水之制而梁之臨終以命其徒善仙俾鳩厥功仙日而不笠毳而不褐風經雨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搆隆崇鱗嵌緻密如山斯屹如月斯骰力拔地勁勢與空翻忽兮無楹何其壯也廣容兩軌濠以十丈旁鑿二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鎭地脈堊以白灰制以鐵楗標以華柱護以崇欄物鬼獸怪蹲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噓可駭也及夕陽西下太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則銅雀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馳逐山川與廢森乎目中信乎天下之雄勝而燕南之偉觀也噫自有天地便有此川黃軒以來載祀億千天秘神造弗虔弗涓而是橋也蓋經始于世宗龍飛遼東之初而斷手于聖上鳳集鼓山之年豈前修弗迨將俟昭代而啓人謀哉非聖人先天格靈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及物弘利涉之緣其何以臻茲僕忝鄉梓遜聆頌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曰

於釋工妙。天造地設。曾神功兮。權插駢比。楞平嵌鬬。儭穹崇兮。超崖截壑。躡趙跨衡。亙長虹兮。憧憧往來。天下有道。津梁通兮。持斧衣繡。褰帷憑軾。觀民風兮。輿琛輦幣。鳥宿衡山。入會同兮。耽耽鴈負。水涸石泐。茲無窮兮。

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蓋無非爲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平氣和。善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濱死而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于京師。觀其狀。義而不朋。躬其心。澹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眞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于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但日食二升米。終歲製一縕袍。日旦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彝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于日用事外。所爲營營屹屹。計較于得失毀譽之間。不過爲身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翫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凌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韄嘗曰。乍可刺伊眼。不可隱吾腳。君當詣彼問之。

種德堂記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爲善于家。而責報于幽。如持印券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卽在其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夫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乎地。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及其子孫。理固然也。其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聞。而皐陶庭堅之祀忽諸。議者猶以爲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猶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榦。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柏傑然于歲寒之後。不可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圃也。萬物一果蓏也。無德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蠹也。物旣蠹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爲榮華。夕爲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而閭閻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芷蕙。自託于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別于蕭艾之中。而得登于君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如種木。望報如望秋。少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其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于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英之氣也。故能秀而不能實。能繁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閟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之再榮。水之洄洑也者。亦時有之。欒鬣之汰而至盈方及者。書之力也。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力也。至于楩楠豫章。其蟠根也既深。其流蔭也必大。

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爲司徒。八葉而爲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睹聞也。其餘田侍郎慤等。以直道被誣陷。而子孫興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洄洑者也。若趙學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至于楩楠豫章。盤根既深。流蔭亦大。則于公見之矣云云。雖然有一于此。富貴而尊榮。康甯而壽考。翕翕赫赫。聲勢振耀。持梁刺肥。頤指氣使。大官要職。親族滿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所同。而所性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怡愉愉。令德孝敬。其言以廣居室、蓄聲妓、矜富貴、耀世俗爲可鄙。此人情之所難。而公之所獨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皇朝。著功生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忠貞。此公之所以爲榮。而天下之士。亦有望于公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淩其源。疏而建之。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于後之人。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是之謂乎。

湧雲樓記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旌。袤以五筵。廣三之二。窗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土門。右控大鹵。太行犄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暇給。使人目寒而足慄。淒然有去國之悲。皐落之山。首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雄風千里。絺絺以清。郊圻汗泚。秋空月明。飛光皦皦。爾屋穿漏。我

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纊而溫。爾縷而單。觴于斯。詠于斯。會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奚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然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遂初園記

淦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溉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園臨先塋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相隣。園之地。廣修三十畝有奇。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北循牆由榮園而入。老屋數楹。名其莊曰歸慫。闢戶而入。名其堂曰閑閑。堂之兩翼。爲讀易思玄之所。少南竹柏森翳。有亭曰翠眞。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佇香。由竹徑行數十步。牆外水聲濺濺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琴筑。稍西臨眺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千卷。蓄琴一張。庵曰味眞。閑閑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聽泉。坐臥對竹松。此其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于世終無補。但常謀爲早退閑居之樂爾。加我數年。年登六秩。一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爲園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關白。曰嘗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布衣一襲。糲飯一盂。玄易書數册。吟詠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宴坐。與之眇天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瞪目不顧。當春和體輕。駕柴車往來隆慮山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幾兩屐耳。況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舊待我。予何憂哉。因名其園曰遂初云。

雙溪記

尙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于黃山之下。曰浪溪。酈道元注水經。所謂狼溪者是也。狼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卽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于此。築堰匯水爲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根。中植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東西往來有墅。公致政他年營菟裘之地也。客過而問焉。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于天下也。其在朝廷。則達大政。立大議。致明主于唐虞之上。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其在外則旂旄導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名震山岳。親族賴其庇蔭。搢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爲安危。朝廷繫之爲輕重。此誠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瑞聖世。向者中土雲擾。天馬南飲。提孤軍。邀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千萬衆。河朔之民。恨不頂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爲德。蒙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誓清中原。而明公不以爲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爲過。衣繡還鄉。而士論不以爲嫌。方將掃大慝。佐中原。還大駕于舊都。挈生靈于壽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晉公懷綠野之游。恐未可以遂其請也。無乃太早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爲泰。食浮于人者。雖儋石爲有餘。今吾魯國一男子耳。明天子不以其不肖。擢貳政機。大懼無以塞責。以速官謗。今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效智力。譬猶龍興則雲從。而不肖者自守一溪一泫。聖上一旦哀其不肖。賜得歸田里。太夫人在堂。方當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奉甘旨。施于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爲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斯爲川。瀦之斯爲淵。外之斯爲雲。泄之斯爲雨。及其澤浹雲歸。功成如遺。是以漠然無

累而爲往來之氣而此溪之功不與焉昔柳子厚悔其妄進以愚名溪今予自託于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客退而歌曰有浪者溪其水舒舒君子樂只黃石授書有雲者溪其水淵淵赤松是游君子息焉泉出于山雲上於天我公出矣功滿人間雲出于溪返其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有繡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福祿其永綏兮

寶墨堂記

法書不必嗜不必不嗜嗜書近乎僻不嗜近乎隘人不能無所嗜甯僻無隘今夫文于天日有圓月有缺東龍西虎南箕北斗雷霆風雨霹靂霜雪砯轟震耀縱橫森列文于地山錯峙爲掌爲嵓水相薄爲大淵爲洄乍起而伏欲斷而連崖崩而石泐木腐而蟲蝕似注者似曰者似口者似鼻者文于人肥瘠長短騎跌戰鬬山有夔水有罔象恢詭譎怪千態萬狀一接吾前皆吾書之全也又何待歷秦原經洛汭求之于蒼煙寂寞之濱得之于敗楮蠹簡之末然後爲快哉雖然山石土木之形風雲月露之狀凡可喜可愕者一旦移之于佔畢之間與夫商盤周鼓秦銘漢刻橫陳于前及夫崔蔡鍾王歐虞褚陸九原喚起抵掌談笑明窗棐几如見其人此亦閑中之一樂也夫公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法書名刻寶之不啻珠玉千金購求必得而後已自公壯時馳驛往來于燕秦齊晉之間聞有石刻雖深山曠野必命賫藤楮作墨本以歸以是裒金石遺文僅千餘卷兵火散亡幾三之二猶捃拾而不已也暇日築堂于私第牓之曰寶墨竊惟古者有功德則銘之公方以經綸器業光依日月異日元勳茂德光于竹帛銘于鐘鼎僕雖老矣尙能爲

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

希夷先生祠堂記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衝。雲臺觀鞠爲灰燼。希夷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予以使事道華。且謂先生之道之行。載于史。雜見于傳記。道士之說昭昭也。獨易道出于天。至周河圖洛書。藏在王府。秦漢而下失其傳者千有餘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學。以象授种徵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康節著以爲皇極書。周濂溪又以爲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顧嘗以謂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待人傳。微先生吾誰與歸。銘曰。

天地有終。易道無窮。後千百世。書可亡耶。仰先生之風。後千百世。書未亡耶。維先生之功。猗。

葉縣學記

太虛寥廓。一氣渾淪。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噫以雷風。竅以山川。動靜合散。消息盈虛。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則神。二則化。所謂一太極也。極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能生之。不能成之。父母能育之。不能教之。有聖人者出。範以中正仁義。中天地而立。其功與天地並。人極立焉。自堯舜禹相授受。以精一大中之道。歷六七聖人。至孔子而大備。其精則道德性命之說。其粗則禮樂刑政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贊天地之化育。其教人始于戒愼恐懼乎不見不聞之間。其極至于配天地高明博厚。其學始于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至于治國平天下。下至道術陰陽名法兵農。一本于儒。裁其偏而救

其失。要其歸而會之中。本末具備。精粗一致。無太高難行之論。無荒虛怪誕之說。聖人得其全。賢者得其偏。百姓日用而不知。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故稱夫子與太極合德。豈不然耶。禮春秋釋菜于先聖先師。自京師至郡邑。皆得以時祠孔子。而葉、劇邑也。歷前政數十。竟不能廟而像之。茲非闕歟。劉君從益由監察御史出宰是邑。游刃之餘。乃先從事于學。又率鄉民之秀者。日省而月試之。可謂知所務矣。凡爲殿三楹。堂三筵。左右廊廡十有四。前三其門。旁四其齋。下至庫廚成備而法（一本有望之巍如、去之翛如二句）。士興于學。民服其化。嗚呼休哉。嘗謂人皆有良知良能。第未有以啓之耳。顧有以葉公好龍之說告之者乎。凡士以種學績文爲進取之計。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入官者以謹簿書急功利。而不知愛民行道之實。皆好假龍者也。若亦知夫眞龍乎。凡天之所以付授我者與聖賢同。而未免爲鄉人者。利欲蔽之耳。人欲日銷。天理日明。而吾之心乃天地之心也。仁遠乎哉。勉之而已。昔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告之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聖人尚爾。況吾儕乎。

商水縣學記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楊子曰。睎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爲衆人可幾。不已夸乎。夫責馬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十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爲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泥汩之則渾。少焉澄之。其清自若也。火之性本明。煙鬱之則昏。迨其煙息。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利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爲難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于古之所謂學者矣。爲士者鉤章棘句。駢四儷六。以聖道爲甚高而不肯學。敝精神于蹇淺之習。其功反有倍于道學而無用。入官者急功利。趨期會。以聖道爲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于夏畦。而未免爲俗儒。盡棄其前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于甚者。苟勢利于奔競之途。馳嗜欲于紛華之境。間有恃才傲物。以招譏評。刺口論事。以取中傷。高談雄辨。率嘗屈其坐人。以佞爲才而致憎。浮薄嘲謔。反希市人。以狂爲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老師宿儒所以望于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導之也。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于是出宰是邑。乃廣宣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安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會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以爲記。縡以商水故澈水。在漢爲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名士。常袞南遷。而福建多諸生。況中州禮義之邦。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閔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裕州學記

裕州故方城。在漢歷淮陽。或隸潁昌汝陰。齊桓公楚屈完憑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略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徙不地著。其士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鄰于唐鄧也。視爲重地。易邑爲郡。置刺史。正大二年。以內

族公某爲之公明濟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成思有以大慰服其心惕然深維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黃帝唐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達于荒郡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哉禮有以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其境內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淨佛之祀遍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惰不虔備故事而已非所以安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七十二賢于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于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祀于別室既列孟子曾子于堂而子思傳中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葛孔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章著者也其可忽諸于是大廠宣聖廟而重新之禮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爲夾室者二繪五賢于左繪先賢于右列齋者四以爲士子絃誦之室會元帥完顏公以詩書之帥當熊虎之任折衝尊俎諏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太原王渥鳩衆而言曰侯之沐是邦也不既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既備乎喑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接邦人于道也使來請辭於余余爲之辭曰

有方者城宛葉之間蠢彼荊蠻嗾凶嘯頑帝命選侯易邑而州其撫爾民往分爾憂膴膴原隰屹屹方城我侯戾止有民無兵方城言言原隰畇畇我侯戾止作新斯民乃作新廟新廟奕奕載色載笑匪督伊力有歸其宮楹其桷兮有煥其容丹且艬兮望之巍如入之肅如有來士子深衣襜如湯湯汝水乃洙乃泗曾是一方化爲闕里汝水湯湯洙水之鄉曾是蠢賊化爲柔良侯在在堂左書右詩化洽于體仁漸于肌

此邦之休．惟公起之．毋彼敎遺．尙或似之．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四

論

總論

盡天下之道。曰仁而已矣。仁不足。繼之以義。世治之汙隆。系乎義之小大。而其世數之久近。則系乎其仁所積之有厚薄。紀綱刑政。皆由義出者也。天下有道。則大綱小紀。一出于正。其次大綱正而小紀不正。不害其爲治。大綱不正。小紀雖正。不救其謂亂。所謂大綱。風俗也。人才也。兵食也。質勝華則治之原也。華勝質。則亂之端也。國家之興。未有不先實而趨于華。華之極。則爲奢爲僭。爲奸爲僞。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可無正人。亦不能無邪人。在人君所處之。正勝邪則治之端也。邪勝正則亂之端也。邪勝極則爲請託公行。爲讒妒並興。則日趨于亂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兵備。亦不可一日而乏財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之非道。亂之端也。二者之敝。爲黷武。爲聚斂。則日趨于亂矣。天寶之末。宣政之季。病者有坊。孤獨者有養。教養有官。官祠有秩。亦可謂小制立矣。然不免于亂亡者。以大綱不正故也。自古帝王或寖以隆昌。或僨而復昌。或斷而復續。皆積之效也。唐虞三代漢唐難以偏舉。秦征伐六國。六國未亡而秦先亡。文景弛逆晉一傳而亡。前人所謂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者是。梁武好佛而亡。而餘孽復振。至唐八葉宰相。與之

終始。尤以慈儉也。是故施之于智力可及之地者人也。施之于智力不可及之地者天也。仁者天之道也。義者人之事也。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余獨曰。不仁而得天下者。亦有之矣。不仁而世數長久者。未之聞也。或曰。子之言世俗之言也。曰固也。然古之人不求苟異。其于仁義申重而已。六經載唐虞三代之道。遭秦煨燼。其書不完。漢魏以來。學者講之詳矣。苟爲喋喋。吾恐失之鑿也。兩漢以來。備有史記。可覆而考也。文帝有容天下之量。宣帝有君人之術。然而不及三代者。武帝之過也。蜀先主有公天下之心。唐文明二帝。有追治古之風。然皆有失。足以爲龜鑑矣。或謂前輩之論英雄曰。曹操劉裕苻堅。其取天下。或得或失。子曾無一言及之何耶。曰。所貴乎中天地而應帝王者。謂其爲生靈之主也。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不顧逆順。是生人之讎也。予尙忍言之哉。卒論于左傳之于家云。

西漢論

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然初入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此與發粟散財何異。天下既定。規模卓然。已有四百年之氣象。孝惠享國日淺。呂氏盜執國柄。勛親環視。莫敢誰何。譬猶強族大姓。乘兼幷之力。夫亡子幼。主婦鷙忍。雖有豪奴悍婢。猶且惕息。伺一旦之隙。餘威猶在耳。孝文慈儉出于天性。是時漢興二十餘年。賈生遂欲改制度。削諸侯。繫外夷。賴誼之策不行。遂以無事。使帝無賈生。不失守成之賢主。而帝盡行生之言。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大抵文帝德量過于賈生。所不及者才具耳。雖然。

以誼之才輔之可也疎之亦可也使誼加以數年不死亦自悔其前日之論則伊管之儔也及至孝景用晁錯之計七國遂反于斯之時有叛國無叛民後來至于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修郊祀改正朔作詩樂正音律駸駸乎三代之風使武帝遂相仲舒則三代矣或曰元朔之政多以仲舒發之然此皆三代之文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此皆仲尼之心三代之實也使帝知正義明道之術亦自無末年之禍而帝甘心四夷奢侈無度亦豈能果用董仲舒哉奈何乘文景之蓄積窮兵黷武征伐不休至于末年戶口減半幾至亡國所不亡者幸也或曰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剔高帝平城之恥洗高后嫚書之辱矯文帝姑息之敝算計見效不亦丕乎曰前不云乎不謀其利利之大者也不計其功功之大者也以帝之雄才大略一遵文帝之慈儉又豈止延祚四百年而已哉是故帝王之過莫大乎好殺老子曰其事好還楚靈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卒有戾園之禍賴高文恩德在人心付託得人擁昭立宣遂以復安曰然則衞霍之將也非乎曰亦非也武帝非實知衞霍之才特以私衞后之親耳以李廣利征貳師準之可見自古帝王變亂舊章果于自用者自武帝始其與始皇相去無幾亡不亡之間耳及至孝宣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爲治有君人之術然考其所謂以嚴致太平者殆不可見夫信賞必罰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但論其當與否耳必以誅趙廣漢韓延壽等爲嚴刑峻罰破奸宄之膽此自帝之過舉亦非伯者之政矣惜哉亡是可也至其用趙充國破先零論議諄複于屯田之計優優乎帝王之略矣元成而下無譏焉劉向楊雄皆經國之大儒吾知其不能用也

東漢論

善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病之大小。治之逆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寒熱通塞因時。有時故疾未除。更生他疾。參伍其宜。徐以制之。夫然後病可爲也。東漢自明章以後。其君不足以有爲。政出外戚。孝和與鄭衆誅竇憲。宦官用事自此始。此蓋如人受病之始。雖飲食如故。病流于腠理。而四肢未覺也。迨至孝安納王聖樊豐之譖。誅楊震。如人漸不甘魚肉之味。而嗜土炭。疾猶可爲也。明年誅聖等。是其效矣。其後梁冀擅廢立。唐衢左琯等用事。此亦平勃交驩之時也。李杜二公少忍須臾。帝必將憤冀。冀乃可圖。已而單匡等果誅冀。五侯復恣橫。將有繼是而希進者。此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理也。終之陳竇繼誅。黨禍起矣。以病甚而不從之過也。是後羣公欲盡誅內宦。內宦既除。而漢亦亡。譬猶故病未除。益以他疾。其證已危。當以飲食醫藥。漸以制治之。一用驟藥。則大命去矣。故毒藥十去六七者。良爲此也。豈謂西漢大臣寬博有謀。可定大事。然不及東漢士大夫之節。故平勃霍光。終成其功。其敝也養交安祿。而王莽以穿窬之智。坐攘神器。東漢士大夫忠義有守。足鎮頹俗。然不及西漢大臣之謀。故李杜諸公以虛名相高。而奸雄不敢覬覦其敝也。矯激太甚。而身死國亡。要之圖固天下者。豈淺淺丈夫之所爲哉。在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說者曰。甲爲春仁也。庚爲秋義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時。治蠱之時。不可以頃也。于卦一陽生爲復。二爲臨。三爲泰。四爲大壯。五爲夬。夬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猶戒之曰。健而說。決而和。柔乘五剛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或曰。然則仲尼隳三桓城也非耶。曰史失其傳多矣。家語雜出于後世王肅之學。似

非聖人之謀也。聖人之謀。不如是之亟也。哀公問社于宰我。說者以爲有行誅之意。魯自宣公失政。國在三桓久矣。仲尼止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誰謂仲尼爲政碁月而遽肯隳三都乎。易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或曰。然則李杜當梁冀廢立之際。將爲胡廣趙戒乎。曰李杜正色立朝。若經孔子當在三仁之列。吾猶恨其正而寡謀也。廣戒順而不正。李杜正而不順。順而正之。其平勃乎。陳寶諸賢。猶裸袒而劇虎兕之齒也。至則噬耳。何功之有。易曰見惡人無咎。子見南子。佛肸公山弗擾。召子欲往。聖人不絕惡人之辭。陳寶所以送張讓之葬也。然惟有實之心則可。不然。豈有見黃門而稱貞哉。

魏晉正名論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以爲鉤黨者。天下之善人舉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覦。又況鬼偸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亦隨之。其餘諛怯諂附之徒。齊社稷以與人而不羞也。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然其爲魏室佐命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揜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父以爲孝。凶逆不爲。誰謂長文而忍爲之乎。善乎歐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心于本朝也。遷固而下。作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惡之也。陳壽既以與陳羣之徒。晉史遂以賈充弒君之賊。列于晉傳之首。何以史爲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羣賈充之徒。當附于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羣臣以帝禪于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苟彧爲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材。非操而誰。

漢祿既盡。俟天下悅然後歸已。上則爲周文王。下不失爲漢高。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彧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爲晉傳首。至于王祥雖名孝友。身爲三公。無補國亡。當附于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徒。當列于文藝傳。嵇阮之徒。當列于玄虛傳。王衍當國。不營世務。職爲亂階。當附于姦臣傳。王凌毋邱儉諸葛誕等。雖名忠于本朝。然與兵犯順。以誅君側之惡。其漸不可啟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毋邱儉以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歎。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爲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歎。春秋之法。諸侯卽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弒二帝。皆卽位踰年而史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于景元皇帝爲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謚號。炎之篡魏之讐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僞謚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弒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託禪讓爲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蜀漢正名論

仲尼編詩。列王黍離于國風。爲其王室卑弱。下自同于列國也。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西蜀僻陋之國。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自餘則否。書漢中王立爲帝者何。著自立也。昭烈帝室之胄。輔以諸葛公王者之佐。乘中原無主。遂卽尊位。以係遠近之望。宜

矣。然而猶有所憾云者。方蜀中傳言漢帝遇害。縞素以令三軍曰。曹操逼主篡位。吾奉密詔討賊。義不與曹操共戴天。是時張熊虎之將猶在。指揮中原。以定大計。漢主若在。吾事之不濟。退以漢中王終身北面。若云危難之際。非英主不濟。捨我其誰哉。上則爲三王之舉。下不失爲漢光武。孰與曹丕孫權同以僭稱哉。書蜀攻吳。戰于夷陵。蜀師敗績。吳蜀脣齒之國也。人皆知蜀之攻吳之非。不知吳謀羽之亦非也。使吳蜀相持。而劉曄之計得行。吳其殆哉。勝敗不足論也。先主于關羽。情義久要。義當復讎。不慮其敗。然聞諸葛瑾之言。關羽之親。何如先帝。俱應讎疾。誰當先後。忿恨之心。亦可已矣。而不能已。余然後知克己之爲難也。書漢主命丞相亮輔太子禪者何。古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三代而上。正心誠意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餘事矣。觀先主所以付託孔明之意。三代而下。公天下之心者。至此復見。伊湯之德。不足道焉。或曰。誠固天德。其如人僞何。曹氏父子。所以付託司馬懿者。亦已至矣。而卒以篡奪。果在推誠哉。曰曹氏欺孤問鼎。何嘗一事而出于誠。使有孔明。不爲用也。至于託孤曰。爾無負我。庸愚皆知笑之。豈與先主武侯同哉。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往以義者來以義。往以利者來以利。義利之判久矣。曰然。則先主借荆州。逐劉璋。果皆出于誠乎。曰使先主一出于扶漢。此亦兼弱侮亡之道。唯其不忍。須臾以卽尊位。使人不能無憾。噫。安得王者之佐。與之共言至公哉。書漢丞相亮討孟獲七擒縱者何。昔舜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學者或疑焉。此古帝王正義明道之事。固非淺淺者所能議也。有苗雖爲逆命。又非冥頑無知者。其意曰。以位則彼君也。我臣也。以力則彼以天下。我一方也。而且退讓修德。其待我也亦至矣。且孔明

所以不殺孟獲者服其心也孔明而一天下其待孟獲也又必有道矣惜乎出師中道而歿不得見帝者之佐之行事故功業止此齷齪也美乎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僕固不足以知禮樂之本若安上治民易風移俗之實孔明任之有餘矣不然周旋鑪鎚之末區區叔孫通大樂令夔之事何待于亮哉

唐論

唐興值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讖在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中睿懦庸開元致治同符貞觀至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猴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凶則狐穴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于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塗炭社稷阽危託于人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概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世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視此誰得誰失然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爲禍始于妃后成于宦豎終于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之政行禍難繁

興。雖元和平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爲黷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盛一衰。亦其理也。加之唐代有一顏眞卿而不能用。德朝有一陸贄而不能用。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曾鞏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爲三代乎。藩鎭之召亂。不得已也。況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爲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況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子以爲必如周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曾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仁義刑政治天下。略法唐虞三代。參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明哲。

知人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巇抵罅。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于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其末也。至于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乎小人之爲患也。甚矣小人之爲患難知。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讒如惡來。汰如蘧伯玉之爲難也。譬如猛虎獵犬。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在乎小慧似智。矯諫似忠。趫趗盤辟以爲敬。內厚情深以爲重。見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效而不知遠慮。主有所向。則逢其惡而先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以固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晉孫勗。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生利之爲見以爲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哉嘗之少年酣聲色以盡其心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疾待于前則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須臾之期則疽癰且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聲色之盡其先也故賊莽之篡內宦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于數十年之後求其免于後患也難矣哉然以何者知小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略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苟得不苟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不憒于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遷都論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爲不然使平王不遷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也幾何其不肯而爲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遷許昌固不如圖羽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緩急難支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周公定鼎于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天下于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特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特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

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固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偵吾西。宋人偵吾南。萬一蜂蠆有毒。窺吾閒隙。則關河之險。爲不足恃。況大河爲限。則舉根本之地。似爲棄之可乎。故愚以爲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又利建侯。海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爲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侯守論

或問建侯置守。孰爲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三代封建。則守在西夷。而其敝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覩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縣不必稽于古。鑒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于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術。爲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裂郡縣。隳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爲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爲也。及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患。怯夫猶爲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世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車。入其財賦。使更爲肘腋。互爲脣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內弛外訌。夷狄肆侮。社稷阽危。人主有孤立之勢。海內有勤王

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得不封建。昔者謂天寶之亂。房琯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祿山聞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既而太子沮之。其議遂寢。自後藩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脩其城郭。備其器械。則人自爲戰。人自爲戰則我衆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也。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爲我有。二也。雖有強獷之徒。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七國之難。八王之禍。皆封建爲之也。子尚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縣不及封建也。爲救敝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況罷侯置守。非大亂之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

直論

傳曰。正直爲德。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則直之爲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之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爾。貪者怵于利。而怯者避其禍。嘗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而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也。自餘議論。無不公者。非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于言。懦者必見于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爾。然則直之爲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爲直。後世徼利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此被髮攖冠而救鄰鄰之鬬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

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是故言有當于分。行有合于理者。吾直焉。非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于分。行有乖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徼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所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于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于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于吳。孔子以爲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冶以諫死。此直而過于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可以辨是非而知所擇矣。或曰。君子不遂焉。其可乎。曰未也。食其食。任其責。君子殺身。直焉可也。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所貴君子者。動靜語嘿。不離其道者也。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五

引

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爲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文。不尙虛飾。因事遣辭。形吾心之所欲言者。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漩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翥。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蓋非務奇之爲尙。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爲尙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党公。天資旣高。輔以博學。文章沖粹。如其爲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册。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爲文法。以歐陽公之文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與寄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鬪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裒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法言徵旨引

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

鑄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郭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抵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牾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編採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楊子得聖人之行藏。爲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爲定。然法言之作。雖儗語論。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鈎遠引。微顯闡晦。川屬脈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于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于法機云。

道學發源引

天地間有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根于心。成于性。雖聖人教人。不能與之以其所無。有疾苦必呼父母。此愛之見于性者也。有悖逆愧生于心。此敬之見于性者也。然愚者知愛而不知敬。賢者知之。不能擴而充之以及天下。非孝之盡也。故愛親者仁之源。敬親者義之源。文斯二者禮之源。無所不體之謂誠。無所不盡之謂忠。貫之之謂一。會之之謂中。及其至也。蟠天地。溥萬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源皆發于此。此吾先聖所以垂教萬世。吾先師子曾子之所傳。百世之後。門弟子張氏名九成者所解。九成之解。足以啓發人之善心。由之足以見聖人之蘊。今同省諸生傳起等。將以講明九成之解。傳一而千。傳千而億。聖人之蘊。庶幾其有傳乎。某聞之。喜而不寐。抑聞之。致知力行。猶車之二輪。鳥之二翼。闕一不可。學者苟曰。吾

求所謂知而已。而于力行則闕焉。非所望于士君子也。間有窮深極遠。爲異學高論者。曰此家人語爾。非惟不足以知聖人之道。是猶詫九層之臺。未覆一簣。欺人與自欺也。其可乎。愚謂雖圓頂黃冠。村夫野婦。猶宜家置一書。渠獨非人子乎。至于載之東西銘子罼之聖傳論。譬之戶有南北東西。由之皆可以至于堂奧。總而論之。名曰道學發源。其諸異乎同源而異流者與。

太玄箋贊引

太玄何爲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厤。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爲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蓍用七。玄則首用九。蓍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實兼之。其于聖經。不爲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于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講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證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晝。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爲陽家陽晝。則晝多于夜。禍福叐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扐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扐。非經誤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蘇氏考之。以爲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楊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悞。此殆歲久而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爲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旦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爲占。旦筮用一與七皆

取其初遇至于四爲緯。五爲經。經緯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而唸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旦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爲經。九爲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爲首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用。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厤之數。玄算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與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于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爲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中說類解引

文中子。聖人之徒與。孔孟而後。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自唐皮氏司空氏。始知尊尚。宋司馬公爲之傳。其書大行。大抵庶賢雖見道未至。而有忠厚之氣。至于宋儒多出新意。務抵斥忠厚之氣。衰焉。學聖人之門。豈以勝劣爲心哉。中說舊有阮氏注。所得多矣。某今但纂爲三類。一明續經有爲而作。二明問答與聖道不異。三明文中子行事。使學者知聖賢履踐之實。庶幾有助于萬一云。

貞觀政要申鑒引

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孫卿子曰。欲知上世。審周道。法後王是也。近世帝王之明者。莫如唐文皇天縱聖德。文謨武略。高出近古。而又得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馬周、虞世南、褚遂良、劉洎爲之輔佐。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無非以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安不忘危爲戒。故能功業若此巍巍也。其後明皇銳于治。用姚元崇、宋廣平、韓休之徒。致開元三十年之太平。末年罷張九齡。用牛仙客李林甫。楊國忠。旋致天寶之亂。憲皇剛斷。初用杜黃裳韋貫之裴度。削平僭亂。末年用皇甫鎛而不克其終。治亂之效。于斯可見。史臣吳兢纂集貞觀政要十卷。凡四十篇。爲之鑒戒。起自君道。訖于愼終。豈無意哉。欽惟聖上聰明仁孝。超皇軼帝。而猶孜孜治道。俯稽前訓。然一日萬幾。豈能遍覽。謹撮其槩要。附以愚見。目之曰貞觀政要申鑒。文理鄙拙。無所發明。特于鑒戒申重而已。昔張九齡因明皇千秋節。進金鏡錄以伸諷諭。臣竊慕之。謹以聖壽萬年節。繕寫獻上。雖爝火之末。不足裨日月之光。區區之誠。獻芹而已。伏望略紆聖覽。不勝幸甚。謹言。

尚書無逸直解引

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怠荒。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與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徵。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爲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爲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爲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鑑也。蒙國厚

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祝無疆

送麻徵君引

可以仕可以不仕仕則爲人不仕則爲己古之君子知進退之有義進不爲榮退不爲辱盡其在我者而已知窮達之有命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以其在外者也孟子又于中形出養氣之說配義與道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猶以爲未也推而至于聖人之于天道窮理盡性君子不謂之命而大人之事備矣近于是者惟麻徵君徵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徵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爲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爲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詩以寵其行而某爲之引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六

頌

禘禮慶成頌 并序

上既遷祔世宗顯宗神主于太廟，天地並祝。祖考咸喜。明昌改元之四禩。實始當五年之大禘。越四月孟夏。乃展事于太宮。精意昭假。明靈眄顧。福瑞並應。肆有渥澤。以浸萬方。是時中外臣庶願薦鴻名者以億計。上懷謙沖。曾此弗有也。臣幸得以文字待罪。伏覩嚴祀慶成。國之大事。此而不能形容萬一。大懼失職。謹昧死百拜而獻頌曰。

於皇孝理。明昌天子。天子念親。于祖于禰。唯世宗顯考。並祔世祀。既考既燕。詔羣臣其議。宜刺于經。酌禮之宜。見于太宮。慰余孝思。羣臣拜手。豈敢等夷。匪天道孰依。匪舊章孰稽。五年一禘。振古如茲。帝曰俞哉。假于元龜。四月孟夏。備物講儀。鏘鑾之臣。白馬之客。大饗其時。乃詔四夷。相予載祀。祇率厥職。劍佩鏗鏘。爰俟帝齋。清蹕一聲。綠槐天堦。星旄翠罕。拂天而來。乃卽靈宮。左撞鴻鐘。嚴中辨外。冕服于從。奉璋髦士。立列比比。或捧圭瓚。或相拜跪。樂奏太和。舞陳文始。形容頌嘆。一夔足矣。清夜戒嚴。明月如水。既薦既祼。如見于位。從以功臣。修焉夾侍。已事而旋。靈風肅然。誕受龐祉。均及敷天。于時公卿。于時士庶。于時耆艾。

交相告語。天子之德。昭天漏泉。宜上尊號。告功皇天。天子曰嘻。祖考之功。於皇孝治。萬方攸同。

駕幸宣聖廟釋奠頌

上即位之五年。內成外平。百揆時敘。曠典墜章。以次蒐舉。稽古庠序之事。雅垂意焉。秋八月。乃展禮于宣聖廟廷。鸞輅順動。璧水增輝。都人士子。鼓舞頌嘆。以爲此兩漢三代之主。曠世一舉。學士大夫被之聲歌。垂之史册。以爲皇王之上儀。太平之壯觀。而主上親行之。於皇休哉。天以玄聖之道授之王者。王者以玄聖之道被之天下。故新廟制則芝草生。孔瑞聖也。用其道則尊其事。聖尊師也。孔瑞聖。聖尊師。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身屬于一時而祀兄于百世。禮行于一日而化行于天下。此一舉也。二美具焉。噫。無詩歌以嘿聖朝之休光。臣則有罪。輒忘野老擊壤之陋。庶附儒館獻歌之末。謹稽首載拜而獻頌曰。

木鐸聲寒。苦蕪杏壇。宮居釋老。廟食申韓。天將興文。伊睨明君。微我明君。孰知聖人。天子曰嘻。余謁先師。禮官議禮。主殺帝儀。帝曰先師。百王所尊。禮有北面。無諱朕勤。禮官奉詔。幄次于廟。八月初吉。奉牲以告。我廟俎豆。我玉圭璋。日月漢儀。金石魯堂。丹青聖容。龍袞帝衣。登降拜跪。冕服交輝。璧水湯湯。龍旂央央。天子戾止。儒林之光。璧水瀰瀰。龍旂靡靡。天子歸止。化流萬里。大哉聖師。道無古今。昔唯陪臣。今親帝臨。畏匡厄陳。廟食茲辰。一時之屈。萬世之伸。思樂璧水。光搖帝裾。屬車一臨。化爲泗洙。四方其訓之。天子文明。萬壽無期。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并序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念烈考既朝既饗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章奎畫光賁于臣庶之屋鬱而不揚甚非所以昭光烈考之宏休遺美而慰孝思之誠也有司其募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緹襲留寶于御府之藏矣臣請講聞顯宗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際海內外陰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內外唯法惟式逸游玩好弗侈弗崇嚴除承革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物欽惟主上蒐獵完次襲藏秘府捧承披玩咸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蠲以求遺聲嗜昌歜以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心畫以致其烝烝之慕者哉實萬世無疆之休此而不銘曷詔來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頌曰

於皇顯宗聖詰多能固天縱之緝熙光明奠璧之光下流人間神物終合祥光屬天天子曰嘻念茲皇考于羹于牆矧茲睿藻帝曰臣某出汝賜書予考汝知汝遂相予凡百卿士視此寵渥爾貢爾有予命予爵天子命之緹襲上之侍臣拜手受言藏之天章在御貽燕後昆天子念親威顏若存孰定國是孰振民隱啟予金縢予考之訓孰才鳳鸞孰器舟楫圖經舊人予考之法追蠲求聲昌歜追好孰念手澤奕世貽寶匪惟翰墨伊先志是悼顯宗之文天子之孝于萬斯年是則是效小臣作銘來者尙詔

聖德頌

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若稽古二帝三王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寶不惟物惟其賢是以珍禽奇獸不育于

國。嘉禾芝草。不旅于庭。當是時。衆庶和樂。國家安甯。觀詩及書。溫溫乎其和可知已。而孔子作春秋。亦不書祥瑞。是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降及后世。諛儒妄臣。乃引白雉寶鼎芝房赤雁。作爲歌詩。薦之郊廟。詭訛不經。駭乎無議爲也。乃者邠州進白兎。上命放之原野。其意若曰。唯天唯祖宗付予有民。唯臣下作予肱股心膂。但使百姓樂樂。國家得賢。何瑞如之。肆近日所進諸瑞。朕皆不取。自今其無復以聞。於皇休哉。上以符孔子之格言。下以合二帝三王之治。乃知聖人動作。出于近代世主萬萬也。欽惟聖主自卽位以來。拔忠良之臣。退貪暴之吏。平刑釋冤。以重民命。輕徭薄賦。以紓民勞。聽言以盡下情。思政以答天望。和戎以息兵。平賊以除害。明詔理官。不得法外生情。申勅御史。不得苛細生事。小遇水旱。則減省賦租云云。是以陰陽調。風雨時。地不愛寶。而嘉禾生。朱草出。上猶謙讓。曾此弗有也。加之天賦聖性。動與古合。若夫抑祥瑞而不奏。光武文皇之明也。求賢憂民。唐虞之心也。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宣王之功也。誠能法文王之純不已。如成湯之德日新。則太平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昔齊宣不忍一牛。孟子知其足以王矣。一牛微物也。孟子何取焉。以爲苟推是心移之愛民。則仁不可勝用矣。況乎聖政行前世之所難行。擴而充之。帝王之治易爲也。故臣以謂既能行所難。必能行所易。既能善其始。必能令其終。在加之意而已。不勝拳拳之愚。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唯聖皇。德動皇天。和氣充塞。靈貺自甄。在邠之郊。有兎斯白。司牧之臣。獻之京闕。天子曰嘻。瑞在得賢。亦有上瑞。時惟豐年。靈芝五秀。嘉禾六穗。歆艷虛美。何益于治。乃命白兎。縱之郊畿。凡百瑞物。毋上有司。

于時公卿于時士庶僉曰聖明超越千古既有其始願有其終於皇聖治萬方來同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七

箴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惟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爲其舉措戚休係之爲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斁我彝憲時汝之尤無皦皦沽名無容容保祿無毛舉細事無蝨輿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愧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鷙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既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則長嗚呼周秦覺唐垂戒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蔡流于唐三川皆震基周之亡兮熙豐之間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兆宋之亡兮

時習齋銘

朝乎習。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

日省齋銘

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慣。射習則貫。學者之習。君子之選。

思齋銘

金煉乃精。水澄則清。克之又克。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惟明乃誠。匪顏則曾。是爲座右銘。

富義堂銘

富于利者。惟日不足。富于義者。亦惟日不足。不足于利者多辱。不足于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卜。

娛室銘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己而無累。逐物之積。至于與禽獸無擇。忘己之積。至于與天地相似。然則

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于酒色。富者娛于利。仕者娛于祿。而君子娛乎德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淡薄之樂。養口以淸和之味。是謂名教之樂地。

贊

東坡眞贊

坡仙西來自峨眉。手抉雲漢披虹霓。天廷射策如熊羆。奔走魍魎號狐貍。大儒發蒙揮金錘。要觀赤壁窺九疑。南宮玉堂鬢成絲。鴻文大册帝載熙。入海簸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不朽骨與皮。何況閒望江河馳。壁間倏睹軒鬚眉。無乃示我衡氣機。裹糧問道往從之。人言畫圖君絕癡。

闕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溥而深。形容頌嘆。非愚則狂。七十子之徒。高者臻堂奧。下者及門牆。譬猶太山之高。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睥視者。但望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爲天池之富。地媼之藏。蓋其一氣之所春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掉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幽。如窺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爲德行政事。枝而葉之。爲言語文章。其精神爲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亦不越于起居飲食之間。進退洒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況。曰愈。曰孟。曰楊。得十一于千百。猶自以爲比肩而相望。攀龍鱗而附鳳翼。何

闕里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尚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于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毡。而朝廷之龜鏡也。至于伯承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八

祭文

宣室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鼇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祇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臣下之所測知。雖然。亭毒之功藏于密。而其功見于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游神蠖濩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揜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爲揚宏休。揭偉績。以摛耀于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卑不議尊。賤不議貴。所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款南郊。請之于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王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留之際。奸臣矯命。以衞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天弗畀于圖厥政。不蠲烝。自啓兵端。職爲亂階。外阻內訌。我中土用弗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帝奮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于是定和親之約。曰予甫忍恥。不忍人死戰。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蹕于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錄死事之孤。表死節之

慕拔將帥于亡命擢豪傑于行陣至于分行省以鎮遼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蕃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懷遠方矣赦下邳之叛卒則志在收人心矣所爲外攘之道甚備躬親政事總覽權綱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館集賢採公望聘名士虛己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答天變修羣祀以求民福慮囚徒省冤獄恤孤獨賑貧窮宮室囿苑無所增益豫遊燕饗一切停罷所爲內修之道甚著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爲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嚮應中興之中日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修復園陵獻祼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于我家氛祲紫微禍躔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海臣民所爲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髯而莫及于是稽合禮經參定諡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合謂功贊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天乎運鍾百六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系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紹庭上下重光奠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幾日愼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濟物孝之全也謹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諡顯匪諡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號宣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惓惓謹議

宣宗哀册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甯

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于德陵。禮也。

律琯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尚金盤之承露。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寮血出以如失。兆姓風號而靡訴。嗟何辜兮考喪羌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痛聖駕之長違。哀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扆而成非。上宰庀司。羣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册。其詞曰。

大金受命。傳休累聖。薄海內外。罔不稟令。大安失御。不厭蠲政。戎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眞人。

裕陵元子。世宗神孫。睿謀經遠。深略緯文。聰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駿惠神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

尊禮百物。升秩元祀。體貌大臣。賓禮賢士。鰥寡惠鮮。寃滯申理。從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

罰從末減。賞惟慶延。屯利建侯。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封關徼。至于赦赤子之弄兵。誅帥干之失律。恩不

間于疏遠。罰不阿于親戚。降虜效順。以革心。島夷畏威。而獻誠。堂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

大漠。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吁嗟。昊天不弔。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兮。既如彼。恩結人心兮。又如

此。胡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于金縢。命忽宣于玉几。嗚呼哀哉。杞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

色。綃幕褰兮凝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雷兮九泉咽。嗚呼哀哉。龍輴徐動。霓旌前引。柳

霎漸遙。薤歌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即神皐之平衍。烏號斷兮鼎湖成。白雲悠兮帝鄉遠。溯馳道而皆迴。獨

宮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蟠。千秋兮萬代。永閟兮宸顏。藏衣冠于天上。遺聲烈于人

間。去復去兮九嶷黯。來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電斷。蠻夷震驚。祖武兮孝文

之大輿。聖統兮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慙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休于罔極。嗚呼哀哉。

明惠皇后謚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體承天之德。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弘光大。齊聖廣淵。若娥皇嬪虞。塗山啟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發祥。思齊太任。見文王之所以聖。皞皞乎不可尚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于書。咏于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厥無前之偉烈。此后母之聖傳之無窮。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鍾慶。沙麓興祥。玉梳兆夢。金匙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配。配我烈考。懿範彌彰。齊蹤唐母。媲德周姜。輔佐先皇。勞勤夙夜。自家刑國。叶成風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簪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彌尊。元光末命。脫躧萬方。祗奉陵寢。祭祀齋莊。左右聖皇。益茂徽音。憂國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積憂勤而不豫。感哀禦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之惜費。毋厚葬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於金鳧銀海。器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襚戒紛華之飾。蓋自我以作古。示儀刑于有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與較。實曠代而無鄰。臣等以爲考謚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于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于是諷禮官。暨羣匹。稽節惠之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見于幾微之會。嘿福含生。遊神于長樂之宮。先識長利。茲非曰明乎。容之如地。養之如春。並施利物。不于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謚

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謚。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册。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明惠皇后謚册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于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唯我大行慈聖皇太后。來嬪于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于艱難。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宮。曰娥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弭忘。曰此先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于長樂之宮。肆惟沖人。嗣無疆大歷。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尚賴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弔。降此大喪。創巨痛殷。煢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閟。徽音尚存。欽惟聖母。慈仁賦性。勞勤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止。迄可少休。吾母天下。忍痡其子。凡諸祈禱。皆歸福于元元。疾迨彌留。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靈。慰孝子罔極之誠哉。深詔禮官。詳議謚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蘊先物之幾。體懷沖之德。紫宮並耀。黃道偕升。茲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子惠無疆。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清穀旦。爰舉上儀。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敢受典册。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祭姬平叔文

孔孟云遠。士喪眞純。有一于此。如見鳳麟。嗟嗟平叔。今之古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膽。

暫爲御史。龍鱗輒犯。既丞大理。槃木力撼。世謂平叔。魏徵汲黯。平叔之德。玉粹冰清。撫姪如子。視嫂如兄。貞不絕俗。廉不近名。人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夭壽不貳。得喪如一。鉏去客氣。存養眞宅。孰如平叔。蒙莊麾詰。舉世不知。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無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伸。平叔之蹟。易地皆然。人無異義。我初臥疾。以死諉公。公爲憮然。則齊始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意已決。謂言六秩。乞身退閑。期月不待。龍髯已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間百年。孰爲夭壽。唯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賦予下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潢水之精英。胄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配其膽兮。又重之以修能。飛撮矢于指端兮。匪絃月而彀星。超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而擊霆。突沙沱之重圍兮。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兮。以長槍而得名。從元戎以南征兮。貳前鋒以啓行。頓歷陽之城下兮。斷懸橋以先登。偶流矢之中顙兮。氣猶厲而奮征。寒日薄于虞淵兮。黯流星之墜營。旦釋圍以赴滁兮。摧吾萬里之長城。嗚呼哀哉。將行流沙。麒麟骨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可贖兮。百身何益。千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艱。奪之何卒。天賦絕藝。神授秘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絕。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寶刀匣。靈輿催兮。生死決。風蕭蕭兮。霧冥冥。烈士抆淚兮。悲泉咽。嗚呼哀哉兮。生何爲乎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勿生。生不識兮。死誄之。誄國殤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躔惡孽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殫誠悃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名素負忠義自將位卑而言高身小而膽大貴臣失律願行莊賈之誅逆賊弒君乞致陳恆之討憤京師之寡援先士卒以請行鴟義軍烏合之餘抗虜賊鴟張之勢矢貫脅而沒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屈駕得以義勇達于上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生萬死誓救孤城運粮餉以先驅乏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沒四海共哀量力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世宿對之冤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釁以致淪亡弗仗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祇演靈科冀銷黑簿之殃魂度朱陵之府

祭薛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遠慨莫余追有人于此眞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歟尊師抱一不離嚴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拙言辭終日如愚退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饑我父我子爾師爾資爰敦夙好世德是儀自始識面暨老且衰三十餘年不磷不淄我從北來見師潨湄環堵蕭然黃冠白髭貞祐初元天發殺機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睫眉挈置河南館之宮祠謂守丹竈莫如子宜命也如何一病莫支超然坐逝棄我如遺師既云殃殭坐移時頭頂尚暖超昇不疑盛以瓦棺葬之路垂死生夢幻臭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饗復銘其墓曰

千虛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嘿。養內者德。養外者賊。至于體奕而天頂暖而濡。以形形心。惟德之符。

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過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于斯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于天。而奪之遽耶。既畀之才。而不畀之壽。何侈于彼而獨靳于此耶。嗚呼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所長。英英不羈。暫爲御史。自信不疑。奮聲直前。百譎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交辟。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刀割雞。政聲籍甚。草木皆知。君還北苑。棄我遺黎。父老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爲。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哀孤魂。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爲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亡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尚或似之。君爲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尚饗。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九

書啓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啟。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論道。敬佇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遁林藪。脫屣世榮。究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往。或濡跡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採薇山阿。餌朮巖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爲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謬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人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己下賢。尊師重道。歎先生之絕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黃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潁陽之節。不是過也。雖先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在所棄。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來。謝安東山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于明昌之初。獨無一言于貞祐之時乎。想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披蕙幌。拂雲扃。未爲晚爾。敬聽車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寒。善加調

攝不宣。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天英失意東歸。無日不思。況如三歲。向得來音。具悉動靜。爲慰何量。所寄雜詩。疾讀數過。擊節屢歎。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山川間之。坐成浮沉。況勤厚如此。過望點化。僕非其人。筆拙思荒。自濡甚涸。況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先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于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沖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孟東野。賈閬仙。又得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爲詩。而未知不詩之爲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于理。樂天理勝于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爲一。足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同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于李杜。以爲未足。是盡至于無形。聽至于無聲。其爲怪且迂也甚矣。其于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上匠不師繩墨。獨曰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爲文師六經及左邱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爲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

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楊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唯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豈遽漫汗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爲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詞。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然吾老矣。眼昏力緜。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于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于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尚何言。然藏鋒、書之一端。所貴偏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爲之也。又須眞積力久。自楷法中來。前人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世人能積學而不能飛動。吾輩能飛動而不能積學。皆一偏之弊耳。東坡論王十八草書。似鶯哥嬌啼。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之書。毋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怠之際。如病痱腫。得免秦吉了足矣。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瓕。誰料寒士饑。天廄玉山禾。不救我馬贔。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蓍蔡不圖屠。猗哀屠龍。挾牋搦管坐書空。伊優堂上酬歌鍾。乃知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途輒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室砥以石。坐掃鵝鶴搖天雄。巖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煙墨突。

樵徑雲深。造物開巖扉。巖帳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葉老秋碧。日夕雲賓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忌磽确。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陳迹。披雲出山椒。白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爲一。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非所望于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梟音爾。君詩無乃梟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爲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安毋躁。

答麻知幾書

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闊。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貺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嗷嗷。爭爲毀譽。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瀡然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嘗與欽叔並馳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士哉。僕少時被黜應舉。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以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鷙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自古才人多恃一時聰辨。少積前路資糧。故昔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尚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

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爲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爲學。趨時乾沒爲賢。能留心于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于子貢顏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爾也。因論聖賢之分偶及之。至于所謂爲忠誠。爲謹廉。爲放逸。爲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至道。芻蕘有至人。可隱可顯。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如達摩。談道如莊生。然後爲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賓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于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善雜學。然愼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有盆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爲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遺太醫張子和書

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治寒以熱藥。治熱以寒藥。二者不可偏廢。往時吳楚之人喜溫藥。初虞世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眞號精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于膏粱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便。而昧者用之。至以殺人者多矣。太醫張子和。嘗以礦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古人蒸熨之法。以起人痙一作疸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爲喜用涼藥。未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

可不慎書醫說以遺之。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二十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白。而輔之以極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縋營以爲書仙。屹然屓屭巨鼇之欲前。軒然飛動大鵬之孤騫。狼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凜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簴。鏗鉉鏞鏐。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煙。此猶可略而言。至于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蓋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豈非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岳老人書。唯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爲豪放。偃然如枯松之臥澗壑。截然如快劍之砍蛟龍。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鵰鶚之鑿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著

痛快也。千石之鍾。萬石之簴。其厚重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踏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顏柳之端嚴。誠爲鮮儷。至于雄入九軍。氣淩百代。而于古今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襪。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猿臛籐蟲食木。巨石狠。老枿禿。恢詭譎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爲俗。此其暮年書也。能知東坡之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沖。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豎。而天下賢士。疾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內難。董卓既沒。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誅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可以竊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姦雄。有所不爲。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蓋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贊。贊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爲。但荊公新法。不合人情。溫

公繼之力革前弊。然紹聖、崇甯子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藉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蒲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爲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略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而氣愈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遶倫。高氣蓋世。余于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于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體壺之虛心。一詩足矣。何以多爲。恐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爲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于胸中。非虛也。忘己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謂虛耳。若夫虛爲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爲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爲素隱。爲矯激。至于吾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書雷司直奏牘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怵于名爵。庶人則惑于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于掌股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錮。與物隔絕。知己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爲利殺人。士大夫必不爲。以政事議獄。知其冤濫。則曲意爲之。向爲利則不爲。今爲名爵。則忍爲之。相去一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君希顏藏其先大夫爲司直日奏讞一通。仁人君子。留情于垂死之魂。與哀于不報之

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顏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公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稅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賓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嘗俟得其實迹。爲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蓋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可知已。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闇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于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坡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拒安祿山斥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曰頭瘤目反妍其媸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蝕鳥篆山崩川坼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癭而杯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髽而增奇奇奇怪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潁濱書如仲長子光懷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公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岳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採一作揀又作減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

題竹溪篆

李陽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黃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爲本朝第一黃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顏蘇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蘇才翁黃魯直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顏尚書乞米帖至今爲萬世寶東坡奏藁以薄田租給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于常州豈以田故耶天留

此二帖以警世貪饕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干馳者亦可恥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爲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艗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惰吏計非天資刻薄人也然章惇當國則助之力抵元祐之黨賴末年與蔡京辯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皆所不與甚者又以爲奸邪何也竊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故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目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實視其貌惝恍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若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華以白華爲喻公獨曰優曇鉢華也又自以爲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溫公不能滿其志則不免有彈劾太過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爲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流之弊近世尚有以溫公爲奸黨以歐蘇爲不知道此皆處已太過責人太深之敝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已自淺近始庶幾腳踐實地無躐等虛浮之咎矣

題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于自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爲才大夫顧以小辭自嘉惜哉術不可不愼也

題巫山圖後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

淫神志既蕩夢與神遇以無爲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女之事豈荒淫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玉之罪矣惜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鬼尙矣其後繪以爲圖南拙公（一作公南征）得之觀其羣峯秀拔雲煙葱蔚意必有神主之褻瀆如此無乃汙靈尊乎是爲之辯

題紫陽宮銘後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余亦謂柳僕射書一出開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爲椐中蝨耶

跋山谷草書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華陽眞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涪翁此書殆有意于華陽之體歟

題王致叔書稽叔夜養生論後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交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婿鍾會嗾司馬昭以臥龍比之此豈昭弑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爲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銜之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爲才多而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繫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于董卓文舉死于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揚子雲幾

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遁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爲不沒。如會勸司馬昭啄喪魏室。既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同腐。而公之歿。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爲不死矣。尙何訾爲。故備論之。至于書之工拙。復何足云。

題南蠻書後

岱岳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學南蠻者。當以是參之。

題黃山書後

予嘗評黃山書。當在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爲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涪翁圓熟若此。論氣韻當不相上下。復觀竹谿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者。

又題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

跋劉伯深西巖歌

歌云。西巖逸人以天爲衢兮。地爲席茵。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饑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渑。世間清境端爲我輩設。吾徒豈爲禮法繩。少文援琴衆山響。太白弄明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熱。如河水泉山後六月赤腳踏層冰。

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眞尤可諷咏

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爲棺置黃堂上飮食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別索紙書云來從衆香國中來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繫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及觀修靜語錄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山二老始判眞魔乃知此老遇見正師具擇法眼臨行洒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早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爲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覺公而絕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劄眼漢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咬豬狗腳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元章遠甚至于他日臨行一著預剋死期則未肯多讓後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

閑閑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歿云今此帖賣在河朔

附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脩國史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趙公墓誌銘并引

元好問撰

唐文三變至于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知也宋有古文有辭賦有經解柳穆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迨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于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古高爵而釣厚祿至于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于大學大丞相之家學□見于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黨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賢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汩于利祿不溺于流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雋因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

都尉天水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又司誌其墓。述其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年十七預鄉試。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章宗明昌初。調安塞主簿。以課取選邯鄲令。再遷唐山令。丁父憂。用薦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肯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征。自古未有大臣以爲不可。君獨以爲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州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趙某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與。姑試之爾。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衞紹王大安初。北兵入塞。勢頗張。王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在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秋若受敵。我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深入擣其虛。則山西之圍自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是秋。宣德師以敗聞。十年出爲甯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刑。盜賊無大小皆掊殺之。聞赦將至。先掊賊死。乃拜赦。而盜賊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恥以榜掠立威。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兼提點司天臺。太常少卿。二月太白經天。公上封事。言天人之際。且謂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時駙馬都尉南平父子當國。怒公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衞邸。如公言。尋授翰林直學士。宣宗貞祐初。中國仍歲被兵。公言時事可行者

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彊處也且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嘗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濁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沛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各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便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外禍而有不及期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隳名城令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平昔若無患及其弊則大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知集賢院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命公以禪語爲歌詩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公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愼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與改元春正月敵兵由漢中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

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于私第之正寢。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復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缺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防禦推官高可久。次嫁衞州行兵部郎中石玠。次嫁尚書省令史張履。三皆名進士也。所著易纂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十一卷。列子補注一卷。詩文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既而得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于世者。特其教耳。其徒亦樂從公游。公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多至數十百篇。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載也。大槩公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者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自放。不守一律。律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眞淳簡淡。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晉魏以來風調。而草書尤神絕。殆天機所到者。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黃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因來徵銘。因得考公出處。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係道之重輕。然且有黃甫張李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辯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

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于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而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後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若公者其亦有所託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籓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頹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以理叶嘿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特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滎水集補遺一卷

郟縣文廟創建講堂記 泰和八年 南陽府志

古之興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王者君國子民必以教學爲先三王四代所以循繼而不易焉降及秦漢郡縣天下雖政異制而學則代代開設之迨隋唐以來設科取士公卿將相多繇此塗而出則學校之興所以熾焉皇朝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後政教脩明風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嘗詔天下興學刺郡之上官爲脩建諸縣聽從士庶自願建立著爲定令由是廟學在處興起汝州郟縣屢爲兵火廢毀蕩然宣聖廟僅存而文武舊風特埽地矣泰和乙丑歲余官汝州幕秩滿告老歸因過郟城嘉其形勢據嵩之陽汝之陰薪炭魚米之易致故樂居焉偶得廬舍鄰宣聖廟之西南隅愛其廟中檜柏森鬱相其林計閱世已百年矣其廟之前中門兩廡乃明昌間邑士賈麟之率衆而興建殿後隙地但楮穀成叢爾余因寓書豪於東廡傷其殿階之前爲恭肅之地而通人來往多有褻瀆乃分兩廡向殿之兩架南北起巨塘仞以粉壁繪七十子之像四隅起垣以斷行跡東西峙二小戶以時而啓閉釋奠姑得嚴靜焉主簿李君元英自下車謁廟頓有修舉意先以祭器敝壞不堪羞薦取汴庠規制而更造作籩豆簠簋得一新之簾障香案皆增置之會余兩廡功畢嘗曰廟已嚴潔而學舍猶闕指後之荒邱曰可以建講堂齋舍但助緣立功未得其人耳有里人之豪於財者王鐸聞其義而赴焉先售大廈三楹移爲講堂繼有同里張穀

董璋輩。有子皆業儒。亦願來助相與勸化。具疏以聚其貲。得錢十萬。大材二百餘根。小樣木三百餘條。材既斯備。功可斯興。適有寓居劉濟昔夷門之良賈也。於營造事多見而能。故舉以督工焉。大概則稟李君之成規。於堂之左右。各起兩楹爲齋舍。列牖于南北。啓門於堂中。以限學徒之出入也。堂後貯廊。製嵌面相對如連塲。其欄楯軒窗。以便賓客之款密。廊後橫舍。上平其頂。中鑿戶牖。而風月四達。如虛舟焉。以容講經者之憩息也。通接武之地。畫墁以甃。堂前石欄阼階數級。以分賓主之登降也。環垣十堵。周帀爲圃。以圍藝圃於其中。垣之外東構庖廚。西置廩庾。則會文之所需。斯無闕矣。足以待里中好學之俊秀。作成文行。而出其材焉。由是廟學始分。亦皆嚴潔而完具矣。前三門之外。西五十步。卽市南之通衢。起土三尺。上構過門。榱題栱桷。獸吻鴛甃。檐楹壯麗。丹碧煥耀。爲一邑雄觀。所以警化邑人。而起嚮善欽敬之心也。豈徒爲哉。李君字材。與泰和癸亥歲登進士第。許州臨潁縣人。縣有廟學。毀圮已久。更數政。視之蔑如也。君之迺父迺兄。慨然出己貲而獨辦脩完。數年間。廟貌學舍畢備。士類庇賴而得進學於中。李君榮登科甲。出仕宦途。今則能舉斯事。蓋積善之家。其義風之傳。亦有素矣。是役之興也。起於今歲之三月。迄於十月而落成。既畢。督工者請記。輒撫其實而直書焉。泰和八年冬至日記。

手植檜刻像記 祖庭廣記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屯而復亨。六籍尼於秦。至漢而復興。王道屯於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革擾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於一木之存亡。新

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謹記

自書擬和韋蘇州詩跋知不足齋藏趙閑閑眞蹟

右擬和韋詩幾廿首數年前致政時作今歲過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正之郎中送此幅稍者用礬糊不能書書不成字重違雅意勉強作此

騶子跋騶子

衍時佛法未入中國而此書多用佛語蓋好事者依託爲之非本書也相傳亡宋有山東時一僧泛海得之海島石室中豈卽此僧爲之者歟閒閒居士題

漢聞憙長韓仁銘跋金石萃編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叔之地滎陽令李侯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仁漢循吏盛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亦能吏天其或者爲李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晦有時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於荒烟草棘中得爲礎爲矼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自古賢達埋光鏟采堙滅無聞亦何可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尙存李侯之名託此以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

與楊煥然先生書中州啓劄

某拜啓。某國士大孝几下。中前道過京兆。承不遠相從。談話終日。極有開發。遠別以來。不勝傾向。意想秋盡。復得會面。不意遽遭變故。荼毒之哀。辰下。伏想苫塊之餘。孝履支福。某眼疾如昨。承遣人繭足千里外送眼藥。良感意勤。伏蒙贈以柳義段子。悚愧悚愧。論語未有印者。欽叔西行。不知有餘者否。孟子解先寄去。中庸大學相次了里。續當寄呈。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張子充府試試官。未出院。比緣會晤。伏冀爲遠大節哀順變。不宣。

與楊煥然先生書 中州啓劄

某啓。上某先生函丈。書來具審動靜之詳。兼承惠簡。知感知感。某眼昏如舊。繼以石氏女子化去。心意殊不樂。以是郡下未能照管。論語及中庸未有紙印。卽續當寄去。次陝右經義。已薦四人。詞賦未可知。想中選多矣。皆足下誘掖之力。欽羨。今之士人少問學。但知爲己。其於爲人蔑如也。古人得志。雖一邑丞簿。亦可爲人量力而已。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足下才高識明。當以孔孟之學。啓導一方。萬一未遂。亦不虛生也。至祝。未由披覿。切冀爲遠大壽重。萬一不具。

德運議大金德運圖說

右秉文議。除與編修王仲元相同外。竊詳聖朝之興。併滅遼宋。俘宋二主。遷其寶器。宋爲已滅。章宗皇帝宸斷以土繼火。已得中。當宜不可越宋而遠繼唐。以此看詳。止爲土德。是爲相應。須至申者。貞祐二年二月日。翰林直學士中大夫趙秉文狀。

乞伏村堯廟碑 明昌六年 宏陽金石錄

夫道足以爲萬世法而澤足以爲萬世祀是將有以備制法闢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紂爲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馬千駟民不稱夷齊到今稱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聖人之位道出百王之上而教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爲大惟陶唐則之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振蕩寒暑陰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明來而晦謝以終始萬物者豈非天之化也哉今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道德之實金木水火土穀之用壯者力於作老者休於廬生者養而死者葬以衣被天下後世者豈非陶唐氏之遺化也哉陶唐氏之化在於斯民日用之間有莫能名其所以然非天也耶然則去之千百世如將見之廟而宇之尸而祝之以鼓舞斯民者亦天也是非所謂不亡者耶嘗謂帝之德當世思之可也後世何自而思之賢者知之可也野人何自而知之舊邦饗之可也他邑何自而饗之譬之說食必嚥說穢必唾此亦人之情也有人於此暴其人之孤識與不識必環視而怒匍匐而往救之親與不親必相顧而歎親非在己而喜怒爲用凡所以爲彼者在爲我而已且夫帝既外其身以先人亦所以爲天下後世是故教莫正於斂彝倫降二女以刑家則志在和萬邦矣義莫公於傳神器舍其子以禪舜則志在爲蒼生矣德莫大於振大災治大水以命禹則志在利萬世矣功施於彼而利及於此恩加於當時而廟食於後世生而不以黃屋爲心沒而享崇軒之貴生而不以彩椽爲飾沒而都華構之安康衢古謠也後世里歌社舞笙簫嘈雜有遺音者矣土鉶土簋昔所御也後世山肴野蔌羶鄰芑芬有遺

味者矣。易曰。咸感也。夫咸而至於有心。則不足以有感矣。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曰乞伏。帝之廟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閱漢晉。居人張伯厚等。易其椽棟之摧折者而新之。治其垣壁之毀缺者而復之。廟成謁文於僕。竊惟相古邑也。若殷王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羑里。皆有祠廟載在祀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意其神不相於茲土也。顧嘗以爲帝之神。如雨露之在天。水泉之在地。何所往而不在。獨惠彼而遺此。豈理也哉。嗚呼。以如神之智。變化往來。其有方乎。以如天之仁。徧覆包涵。其有殊乎。以歷象授時之政。安知不佐歲功以成物乎。以博施濟衆之心。安知不相明天子以惠茲惸獨乎。生而被其恩。沒而猶被其賜。展敬乞靈。烏可已也。敢爲之銘。銘曰。

鬼神睢盱。伏羲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攸敘。五教敬敷。唐文煥乎。披昏抉塗。藥民之愚。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其孥。丹朱其疎。陸水其都。人甯其居。吁嗟都俞。恩漸於膚。今其已夫。祀焉忽諸。遺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白馬彤車。清風肅如。神來有無。清漳之墟。歲熟一區。神遊貌孤。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金之世。陶唐氏之民歟。

鄧州創建宣聖廟碑　正大七年　南陽府志

三代而上。兵農爲一致。三代而下。文武爲兩途。在昔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孔子相魯。齊人歸疆。古者用師必受成於學。其在詩曰。在泮獻馘。此其效也。自秦壞井田。而兵農始分。戰國縱橫。而文武爲二。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載

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聖人得其全。諸子得其偏。後世偏聽曲說。沿其流而忘其源。用其偏不得其全。繇是歷代治蹟。常出於一切之政。而不知本於聖學之傳。無復治古氣象者。良以此也。皇朝有天下百有餘年。東漸於海。西極於洮會。北距京師五千餘里而遠。南界襄鄧。鄧爲重鎭。兵興以來。又以師臣分統或兼領之。繇是鉅公偉望。相繼接武而邊備未撤。其於興學彰化。蓋有意而未暇也。今節度使行元帥移剌金紫公之典是州也。以詩書之胄。總熊虎之任。下車之日。百廢具舉。歲在乙丑春。奠謁於廟。顧視祠宇頹廢。公用惕然曰。古之時。治出於一。有武事必有文備。今軍政修理。而宣聖廟廷以兵火之餘。鞠爲園蔬。姑寓於蕭公之祠。奠謁無所。甚非所以尊師而重道也。迺詢於里之父老。洎在學之諸生。僉謂東南爽塏文明之地。故廟遺址存焉。因謀之左右執事者。卽而新之。乃俾經歷房維楨。知事大誌。提控劉天山董其役。劉君卽故右丞公之孫。智思明達。殊有鳳毛。修唐鄧二城守備樓堞。尤爲有法。以是委之。而動與公合。弗亟弗徐。役不告勞而功已成。凡爲殿八筵。賢廊三十楹。講道之堂。肄業之齋。前三其門。暨庫窗闥。色色嚴備。會將告成。鄧之士子有游梁者。以公之才之德之劭。而又創此美事。其意以爲鄧封密邇江漢。未沾聖教。而學舍荒蕪。甚非開闡風化之實。仰助聖朝修文來遠之意也。以告秉文曰。郡有賢帥如此。美而不章。亦士大夫之責也。請爲文以記其事。且以啓西南士子之良心。乃書而告之曰。自功利之說興。入仕者以簿書獄訟爲聰斷之計。而不知正誼明道之實。爲士者以絺章繪句爲進取之階。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子亦嘗聞聖學之傳乎。人皆有良心與聖賢同。其所以喪其良心者。利欲蔽之耳。

是心一萌。則與物暌隔。貴我而賤彼。喪己以逐物。由是趣世苟合。既得患失。無所不至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得志則行其道。不得志則閉門守道。甯可凍餓死。終不以一身易一囚之命。況其大者乎。此吾先聖先師之所傳。而後學之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且系之銘曰。

治出一源。道喪而歧。士不知兵。武臣用奇。蕞爾小醜。以殺爲嬉。積骨成山。釃血成池。腥聞於上。上帝恫之。命吾聖人。一箠笞之。矯矯虎臣。奠是南土。綸巾綬帶。折衝樽俎。在昔平吳。侯牧侯羊。亦以范公。出鎮南陽。鄧人所瞻。矗矗其直。肅肅其嚴。邦人熙矣。邦風移矣。曾是南鄙。化爲闕里。聲教所漸。爰暨朔南。朔南格彼。來獻其琛。正大七年四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同修國史趙秉文撰。

利州精嚴禪寺蓋公和尚墓銘 熱河志

臨濟自佛果沿而下之。至於佛日。自四明泝而上之。至於佛鑑。俱出於五祖演。而佛鑑傳四華昺。昺傳四明逵。逵爲今北京松林北遷第一祖師。四明之孫。徹公之子也。張其姓。諱圓蓋。永昌阜俗人。十九棄俗而僧。廿棄律而禪。參玉泉名公缺安寶公。以機緣不契。退而歎曰。大丈夫肩荷佛祖未生前大事。直須全身放下。始得。遂退居靈巖佛髻山。結茅棲隱者數載。山空無人。以水流雲飛爲受用。久之梅子將熟。詣北京謁徹公求印證。公初不之許。既而不參而參。無得而得。一日舉黃龍心正不妄動話。師以頌舉。似有鐵樹開花之語。公曰可矣。汝其行乎。大定六年。始開堂於精嚴。繼席松林靈感。明昌六年五月。預告終期。跏趺而逝。荼毗之日。瑞彰舍利。戒定力也。俗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師行竣而方。故學者遵其道而憚其律。所

居不過一二載。尋返舊隱。晚得瓊嗣。銘曰。

龍黃一句。諸喪膽喪。極盡元徼。全無伎倆。伶俐衲僧。剔足眉棱。鐵樹花開。炎天造冰。三上洞天。九到投子。一言相契。草鞋挂起。臨濟法將。松林道場。轉身就父。撒手還鄉。沒眼禪和。覓不可見。魚犀夜塘。鹿趁陽燄。松漠之北。利州之東。無縫塔樣。八面玲瓏。一時推倒。河清海晏。花落清嚶。月明秋雁。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

附補遺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趙秉文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